

<<无处安放的花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处安放的花瓶>>

13位ISBN编号：9787811325652

10位ISBN编号：7811325659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江西高校出版社

作者：符浩勇

页数：182

字数：1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无处安放的花瓶>>

内容概要

这套《青少年素质读本·中国小小说50强》丛书精选了当今中国小小说界最具实力的50位作家，每人一部共50本书，所选作品也大都是这些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在即将付梓之际，出版者嘱余以序之，时间紧迫，惜不能将书稿一一细读，只能杂谈一点感受以求教于方家。

对中国小小说的发展和小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我一直比较关注。

这套丛书中有不少作家我是认识的，许多作家的作品我也拜读过，印象深刻。

其中不少作家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中国青少年阅读近三十年，相当多的作品入选小学、中学、大学语文教材乃至国外的中文教材。

还有的作品成为了中考、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

国内不少知名的刊物如《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等也都曾转载过其中的篇章。

小小说近十几年发展很快，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当前我们全国有一大批小小小说作家，更多的、难以计数的读者则是它的忠实拥趸。

许多小小小说作家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这种文体的创作，正因了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形成了如此纷繁茂盛绚丽多姿的小小说格局。

很欣慰这套丛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最优秀的小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不敢说没有遗珠之憾，但“鱼目混珠”肯定是没有的。

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可以窥望小小小说作家们抱玉握珠的才华，可以领略当今中国小小说异彩纷呈的世界。

<<无处安放的花瓶>>

作者简介

符浩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曾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全国40多家省市文学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300多篇，有60余篇作品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读者》等选载。著有小说集《踏秋》、诗集《城里没有故乡的月亮》等8部。主编3部集子。曾被海南省文联授予“德艺双馨青年艺术家”称号，被海南省作协评为“振兴海南文学探索者”30强之一，曾获海南省青年文学奖。小说集《爱到深处》荣获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无处安放的花瓶>>

书籍目录

收旧货台上台下乡 愁永远的零食小摊踏秋1948年的攀亲地魂槟榔红好事无双沼火热竖碑记金嗓子贩鱼
档老滩笑声暖冬过客河悠悠，船悠悠酸豆远行的旅程过淖情满山路迷途烟孽牛情收获残月 狗祸 还债
晦雨苦猎桥盛夏霜降窗 户 年关催债石山打井远村扶贫擦肩无过白丝巾 不，现在还不窗台那盏灯翻
山风吹海湾河那边人家午夜的期待黎明没有岸 凌晨三点到站天职春雨潇潇

<<无处安放的花瓶>>

章节摘录

收旧货 腊月廿三一过，就有人招呼收旧货的詹承宜回家过年，他却不慌不忙地说，还早哩，再等等。

那口气，似乎在等待着一种意外的收获。

因为年关这一阵是一年中收旧货最忙的时候，城里人都要处理掉一些旧东西，图个干干净净过新年。

詹承宜十分庆幸在进城后迅速确定了收旧货，虽然收旧货只能赚很少的钱，有时候还会被人骗了，还要倒贴掉一些。

他相信钱会积少成多的，只要能够不辞劳苦，收旧货说不定也会有意外好运的到来。

然而，今年他收旧货的城南锦绣花园小区贴出告示，请业主们倍加小心，尤其是不能让收旧货的本人轻易混进小区。

本来他可以推着拖板三轮车进来，这下连他都不让进去了。

业主的旧货就堆在车库里。

眼看到了年根，詹承宜就忍不住跟守门的保安急，说，我到这个小区，比你早呢，小区里的人，都认得我，却不见得都认得你呢，你又不是没见过我，你又不是不认得我，你说不让我进去，你这样我可损失大了。

我这一个年关就白等了，一年里我也就等着年关的这几天好日子。

这有道理吗？

保安倔得很，说，认得你是认得你，不能进就是不能进，让你进去了，我就得出去了。

你损失什么呢，反正谁家都没有卖，早晚也是你的，等过了这年，你再进去收吧。

你是老主顾了，会惦记着留给你的。

怎么没有道理，不让收旧货的进，就是道理。

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门卫保安部的班长来了，班长和詹承宜是老乡。

他看到老乡，像看到救星了。

班长却将他拉到一边悄声说，晚上十点后，我当班，你再来。

殊不知，为了垄断这个小区的旧货资源，詹承宜每月都要给他买上一条好烟或者两箱啤酒。

城里似乎比乡下黑得早，太阳刚落下去，夜幕就一下子扑上来了。

六点一过，锦绣花园小区的路灯亮了。

等到十点，詹承宜就直奔到锦绣花园小区大门。

果然是当门卫班长的老乡值班。

他招呼一声，刚要进去，班长却拦住了他，说拖板车不能进去，又见他手里还拎着一只布袋，说那是什么？

詹承宜支支吾吾，粘不开声，他上前抢过一看，却见几本旧日记，笑笑说，进去吧。

他急着进去，对班长老乡说，孝敬一条好烟你过年。

詹承宜进入小区，这才记起刚才忘了向班长老乡打听16号楼D座的方位，16号楼D座就是托他寻找旧日记的人家。

但又觉得蹇回去问不妥。

他记得白天的小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假山流水潺潺，宛如世外桃源；而现在夜晚的小区似乎与白天不一样，路也多，像蜘蛛网，又没路标，像进入了一片陌生的森林，不知道该怎么走。

他张望四下的绿荫丛，发现那些树和花草一动不动，像塑料似的呆板，脑子里不由一片空白。

他不敢东张而望，生怕别人将盯贼的目光丢向他。

过了许一刻，他才决定去地下室车库，业主的旧货都堆在车库里。

他记起了那个托他寻旧日记的车库是在285号。

他又累又饿，蹲倚在墙根边刚一迷糊就睡着了。

夜里很冷，他睡得并不踏实，醒了几次，还咳嗽了几阵。

他又摸出香烟御寒，回去已不可能，不被人发现当作贼就是万幸了，他等候次日能否收到堆放在车库里的旧货。

<<无处安放的花瓶>>

第二天，詹承宜是被汽车喇叭声惊醒的。

他慌忙起身，见到了车库的男主人，他巴结地一笑，举着那个布袋，说，你看看，这里边的是不是你家保姆丢失的旧日记。

那男人接过一瞧，大喜过望，很感动，说，太好了，太好了。

男人告诉他，这些日记，是他的爷爷二十岁至四十岁的日记，四十岁以后，爷爷就再没写日记，为了了却心愿，晚辈打算凑钱出版这些日记。

遗憾的是，其中缺了三年的内容，1936年至1939年的日记，被爷爷当年的老保姆当废品卖了，晚辈曾经费了很大的周折，但始终没有找到，现在这三年的日记，竟被找到了。

男人将一只信封递给他，说，你先拿着，这是两千元。

他愣着不敢接，本来他只盼望拿到两百元，见人家掏出那么多钱，心痒了，说我不能拿这么多钱，给我三百就好，我还要租车回家过年。

男人表示关怀说，昨晚你怎么躲在这里的？

保安没为难你？

……他嗫嚅地说，我是进来收旧货的，不让车进……保安同意我进来收，我可对天发誓，只要有“偷”的心思，我就永远不再收旧货了。

男人若有所思，好像明白了什么，说，我听得你是诚实的，我也是乡下孩子，说时从车上取下一条“芙蓉王”香烟，递给他，这……给你拿去抽吧。

他迟疑了一下，拘谨地把手伸过去，说，我，我不是贪这条烟，我答应给守门保安买一条好烟，那我就用不着买了。

男人探询他，说，你的亲戚朋友有想干小区保安的吗？

他说，有没有又怎样？

我儿子在部队入了党，当兵转业还不照样在老家里种地。

男人说，过了年就叫你儿子来吧，就到小区的门卫那儿上班。

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想问个明白，可男人向他挥挥手已开车远去了。

出门时，他拿出那条“芙蓉王”香烟，那个班长老乡正在收拾行李。

他问怎么啦？

班长老乡哭丧着脸，说，我就说过你进去我就得出来，老总不让我干了。

台上台下 农历二月十六，才是四英岭下人家的军坡节，但自打进入二月起，日子便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早些日，就有大红海报贴出，邀请省琼剧院一团于十四、十六日两夜分别公演古装琼剧《秦香莲》和《秦香莲后传》，十五日剧团到崩岭探险观奇，休息一天。

连日来，这一方人家轰动了，戏迷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辈子还真能看到崇拜多年盼望多年的省一级琼剧艺术家的表演。

十三日上晌，就有顽童老妇抱出芦席破凳旧椅，铺摆到戏台前方，有的为占位霸席，居然动起了嘴角。

外乡人不管沾亲带故，还是陌路过客，都巴眼看戏，闻名而来。

因为这的确是山里人难得饱尝眼福的日子。

十四日那晚，省琼剧团首场演出《秦香莲》，戏台下是黑压压的一片。

到最后一幕“铡美案”了，“包拯”的表演果然名不虚传！

他一个亮相，台下便是掌声一片；他一张口拉腔，就是一阵此起彼落的喝彩。

扮演者吴振琼曾出访并饮誉东南亚诸国，是名噪全国的名角。

行、踏、做、唱，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次日一大早，剧团成员们兴致勃勃地直奔崩岭。

吴振琼昨夜演戏时抖力道劲，稍感疲乏，仍然迷糊在床上。

忽而，他听见戏台方向有人拉起二胡，响起笙箏。

尔后，又有人唧唧呀呀、吼吼喝喝地唱起来，还是，《秦香莲》最后一幕的板腔。

哦，那一定是一群出名的戏迷！

听着听着，他翻身骨碌起床。

<<无处安放的花瓶>>

谁也没有想到，他卸下包拯的朝装，洗去满脸油彩，竟是一个其貌不扬、瘦弱黝黑的小老头。

他匆匆洗漱过，就好奇地向拉唱兼扬的地方走去，挤进戏迷的中间。

就见一个五十左右年岁的戏迷正无所顾虑、喉管暴胀、声嘶力竭地吼唱：陈世美你大燥暴，乱闹公堂犯律条，王府堂上刀对鞘，开封府你罪难逃……他听着，竟忍不住挤上去，说：“师傅，你唱的调反了！”

“哦？”

戏迷们都刷地将目光转向他，却没有人认得他，那目光冷生生的，他不禁一怔。

正在卖力地吼喝的是戏迷们的头儿。

早些年，这方凑起厚皮班剧团，他就是班主，是个老戏迷。

听他说，他同吴振琼的师傅王黄文通过信，人家称他一声“兄台”，他就自傲自足起来。

多年来军坡节期间，请不到职业琼剧团，就都请他唱，听他的戏，敬他的神，烧他的香。

近几年，他感到体力不济，精神不支，已决定打退堂鼓。

不想昨夜，听到省琼剧团“包拯”一唱，瘾劲又提上来了。

昨夜戏罢后，回到家想了一整夜，天只蒙蒙亮，就收拾好行档，想去请教省剧团的，无奈听说人家早奔崩岭遗迹而去。

崩岭遗迹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原来好实实的一条岭竟无端地裂开一道深深的痕口。

六十年代初，就有不少部队上山勘测地质，未了也不知结果就走了。

多年来无人顾及，或许早长出凄凄荒草了，竟能值得剧团的演员们神魂颠倒，真是不可思议。

于是他们便在现成的戏台上张罗起来。

此刻，老戏迷听到有人竟说他唱的调反了，那无异于是说他不懂戏，而他又是戏迷们的头儿！

就有人问：“你是哪来的？”

“我……”吴振琼不好说出自己的身份，笑说：“我是来看戏的。”

老戏迷大眼一瞪，鼓动戏迷们道：“一齐鼓掌，让这位优秀才唱唱吧。”

戏迷们起哄：“来一段，让我们饱饱戏瘾！”

“诸位过奖，诸位过奖。”

对琼戏，我也只仅知一二，既然大家都有兴趣，我就献丑了。

刚一启口，发现二胡乐调不正，便停下唱腔说：“不需拉腔，我就清唱吧——”说时冲着戏迷们一抱拳，唱道：陈世美你不成汉，杀妻灭子罪条重。

……

<<无处安放的花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